

七十年前蒙难照

这是一张 70 年前的老照片,也是父亲一生中所拍的最后一张照片。父亲生于 1912 年、属鼠,他如果活到明年鼠年该是 96 岁了。可是他 1937 年年仅 25 岁就不幸离世。此照是他 24 岁所照,那年他考入南京人报任记者,此照就是他进入新闻界拍的纪念照,他特将报社新发的证章佩在新西装上,由此显得英姿勃勃,风华正茂。

可是谁能料到,事隔一年,也就是 1937 年 12 月 13 日,父亲竟在南京沦陷之日惨遭日军杀害。因父亲是记者,他为了采访首都南京保卫战新闻来不及撤退,就在日军攻入六朝古都时,惨死于日寇屠刀枪口之下。

当时躲在家中的母亲见父亲一夜未归,第二天清晨即出门寻找,可街头巷尾毫无人迹,全是被日军杀害的尸体,母亲见血流成河无法行走,这时又突然响起枪声,她只得慌忙逃回家中。

我当时只有 7 岁,妹妹 5 岁,那时不懂事,当三天三夜不见父亲人影,忍不住问妈妈,爸爸为什么不回家?这一问让妈妈把我们搂在怀中痛哭流涕。当晚她把父亲这张照片供在桌上,对我们悲痛地说:“你们要是想爸爸了,就到桌前来看照片,活着的爸爸永久不会回来了,他让日本鬼子杀害了。”从此这张照片就成了我们兄妹的父亲。

我记得 10 岁时,贪玩把书本玩丢了,母亲罚我跪在父亲照片前,问我照片中父亲手里拿的是什么?从母亲口中知道父亲很爱读书,很爱写作,于是我在父亲照片前发誓,长大了也要当一名记者。“文革”后,我成了多家报刊的特约记者;发愤笔耕,终于成了作家,并以出版了 20 多部著作,告慰蒙难的父亲在天之灵。

所以说,父亲的这张照片既是我收藏 70 年之久的珍贵纪念品,同时也是我的精神支柱、我的图腾、我的圣经。

今年 12 月 13 日是南京大屠杀 70 周年,我和妹妹及子女约好去南京新扩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去拜祭父亲。因无法把这张照片刻在蒙难墙上父亲蓝名卓名字旁边。我只好复印了十多张照片分赠亲友,这样可让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827 年,英国人发明了现代火柴,它是人类在取火方法上的重大突破,给人们劳动生活带来方便。道光年间,西方国家将火柴作为“贡品”极少量地进入中国,后商家见有利可图,大量出口输入我国。从此,火柴进入中国市场,国人称之为“洋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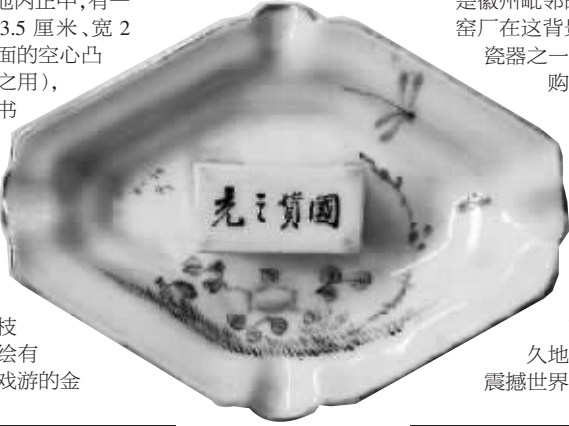
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最原始的取火——取灯。取灯,是北方老人对火柴的俗称。据记载,577 年南北朝时期,北周与陈国联合攻北齐,北齐两面受敌,缺火种烧饭和取暖。北齐宫女用土制的方法,在木片尖上粘些硫磺,用它在火种处引火,点燃油灯和炉灶,称取灯或引火奴,亦曰发烛。它利用化学物质,能把“暗火”变成“明火”。历史文献和明清小说中多次有“取灯儿”一词出现,北宋陶谷所著《清异录·器具》中叙述:“夜中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有智者批杉条,染硫磺,置之待用。一与火遇,得

“国货之光”烟灰缸

◆ 张曙光

数年前,我去皖南休宁县朋友处,其年迈的父亲得知我喜欢收藏,就将一只存放多年的烟灰缸找出来赠送给我。这是一只长 13 厘米、宽 9.5 厘米,造型美观别致,无款识,呈菱形的瓷烟灰缸。(见图)

这只烟灰缸瓷质细腻洁白,沿口描有金边,菱四角对称分别有一置放香烟的凹口。在烟灰缸池内正中,有一高 3 厘米、长 3.5 厘米、宽 2 厘米,高出池面的空心凸体(插火柴盒之用),其顶部平面上书有“国货之光”四个醒目的行楷大字。在烟灰缸凸体的池内四周,分别绘有红绿相间的青草和缠枝水藻,左上角绘有三条形态各异戏游的金



卡通情

◆ 蔡颖芬

一部动画片,心绪便会随这若即若离脱离现实的玩意飞扬起来。

虽说卡通图不值钱,收集的工序却不简单,在剪制的过程中不可马虎了事,稍有不慎就会失去图案中的某个肢体部位,底色要全部镂空,颜色、大小、类型要搭配均匀,否则会影响整体的美观。为使卡通图有个名目以

游行示威,并组织进步商人停办日货、抵制日货,提倡民众购买使用国货。我朋友父亲回忆说:当时,如火如荼的徽州各县商店门头上都悬挂有“毋忘国耻”“抵制日货”等口号的白布旗,商店所售货物都盖有“如非国货,概包退换”字样的印戳。一些手工作坊、工厂纷纷生产、出售本国的产品货物。这只烟灰缸就是徽州毗邻的江西景德镇瓷窑厂在这背景下特意烧制的瓷器之一,他当时在县城购买的……

斗转星移,这只只保存完好的“国货之光”烟灰缸至今已有 86 年历史。别看这只不起眼的“国货之光”小小烟灰缸,可它却真实、永久地烙印着中国这段震撼世界的历史风云。

便于以后观赏,最后在图案下面标上来源于哪份报纸、出自什么版本和文章,包括食品、日用品、作业本、挂历等都需注明。卡通图大多都是彩色,黑白的除了具有象征意义,一般缺乏观感,极少收集。去年从小学生世界报上剪下一套“奥运福娃图”,从某种涵义上说这已变成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收集,或许若干年之后这套福娃图会“价值连城”吧!哈哈……不过,值不值钱却不是问题,重要的是这种情趣能带给你精致生活的享受。

说鲁迅收藏月份牌画是一种误传

◆ 黄可

10 月 21 日本版庞兆麟先生《功底不凡的“香烟画片”》一文说道:“鲁迅、郑逸梅那样的大家也热衷于收藏月份牌画”。以笔者之见,此说值得商榷。

笔者为主持编纂《上海美术志》和撰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时,曾赴上海鲁迅纪念馆查阅鲁迅先生收藏的现代外国版画、中国新兴版画等美术作品及相关美术史论专著、美术期刊等,未见有月份牌画。

鲁迅于 1927 年 10 月由广州来上海定居,最后十年(1927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 19 日逝世)一直生活在上海。期间,除了文学活动外,他创办“朝花社”起致

力于倡导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尤其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上海合作领导左翼文艺运动,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了大量的奠基工作。期间,正是上海月份牌画的鼎盛期,鲁迅自然关注到月份牌画。1843 年,在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下,清政府被迫将上海辟为国际通商口岸,欧美资本大量输入上海,外国资本家纷纷在上海开厂设店,倾销商品,他们利用中国年画中附有月历的“历画”形式创作成商品广告宣传画。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上海的许多外国厂商,都竞相以高薪或高稿酬聘请中国画师创作商品广告月份牌

画,为了追求宣传效果,画面强调描绘时尚美女形象,刻意表现所谓“甜、嗲、嫩、娇、糯”。对此,鲁迅先生于 1930 年 2 月 21 日晚上,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以《绘画杂论》为题所作的演讲中指出,月份牌画中的“时装美女”是“病态的女性”。可见是持批判态度的(见当年听鲁迅先生演讲的刘汝醴记录稿,刊南京师范学院 1976 年出版《文教资料简报》第四十七、四十八期合刊,后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张望绘《鲁迅论美术》增订本)。正因为鲁迅对月份牌画是不加欣赏的,所以在其收藏的美术作品中未见有月份牌画,也就可以理解了。

《中国画观摩记》,1936 年 5 月商务馆出版,作者署名施翀鹏。该书详细著录故宫从未公开过的藏画 168 幅,因此发行后引起轰动,很快售罄,五个月后又加印一次。这位施翀鹏,便是当代著名山水画家、美术史论家、诗人施南池先生。成书时,年仅 27 岁。

今年适逢施先生诞生 100 周年。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施南池艺术研讨会”。笔者从研讨会组织者之一的崔绍柱先生处了解到,他至今仍珍藏着这本七十年前的原书。绍柱兄乃施南池先生入室弟子兼秘书,长期追随乃师左右,师生感情甚笃。

施南池,名翀鹏,字南池。1929 年进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局主管美术教育工作,历任美术中心站主任、美术馆筹备主任,主办过第一届民众艺术展览会,参与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上海预展会工作。正是这次预展会,为他著录《中国画观摩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 年 11 月到次年 3 月,中国政府应美国方面邀请,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中国艺术珍品大型展览。作为伦敦艺展一部分,1935 年 4 月 8 日到 5 月 5 日,先在上海外滩 24 号中国银行预展,展出珍品 1123 件,其中字画 168 件,全部为从未向公众展示过的故宫藏品。施南池利用自己工作人员身份,面对希世真迹,且夕观摩,穷数月之功,终于完成了《中国画观摩记》一书。

我国的字画著录著作,自唐代《贞观公私通史》到清乾隆《石渠宝笈》,代有巨著。它辨真伪,判高下,为中国画史保存了大量资料。《中国画观摩记》秉承这一传统,对著录的每幅画都注明尺幅,详载作品内容,鉴赏真贋优次,辨别蹊径流派,登录历代题识,改核画家生平,遂使该书成为当代探究古代艺术的重要参政文献。

关于《中国画观摩记》,还有一个小故事。据绍柱兄回忆,1987 年 6 月举办“施南池名胜记游个人画展”。前夕,施南池曾专程拜访老市长汪道涵,请他作为贵宾参加开幕式。当汪市长得知面前的这位名画家就是当年的施翀鹏时,高兴得连呼有缘,随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正是《中国画观摩记》。



我收藏世界上最早的火柴

◆ 李涌金

焰穗燃。既神之,呼为引火奴”。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所著《古今小说》中有这一句:“忘带个取灯儿去了。”由此可见,“取灯”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其物。从形状和功能来看,取灯可以说是最原始的火柴。

笔者收藏火柴二十多年,有幸觅到清早期的取灯(见图)。这两把取灯用弯弯的小木片做成,尖的一头粘上硫磺,30 支一把,用线捆扎。几百年来历经沧桑,取灯外表已尘封泛黄,灰头土脸,能留传至今实属不易。



其貌不扬,但它却是最原始的火柴发源地,名称就叫取灯胡同。取灯胡同最早形成于明代,当时取灯作为取火工具已进入商品市场,北京城就有人以取灯为业。民间一些商人在这里用木片和硫磺制作取灯出售,人们买回去,可用它到火堆里引火烧食和照明。后来,制

造、贩卖取灯为业的人越来越多,并逐渐聚集在一起,形成取灯作坊和手工业者、批发商聚集的地方。于是,这个地方就取名为取灯胡同。直到民国初年,这里还有取灯出售。至今,北京当地老人对火柴仍称为洋取灯。

火的使用,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两把普普通通的取灯,如以当前比较功利的经济价值来论,可能一文不值,有人对此不屑一顾。但它见证了人类取火用火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火文化的载体,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是意义十分重大。正因为它貌不惊人,一般人不会重视保存,随着它的功能取消而消失殆尽,存世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如果没有留下取灯实物,我们的后代将不知其是何物。因此,这两把取灯在研究追溯人类取火文明史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史料价值,其珍贵和稀罕难以用金钱来衡量。